

罪犯的贖罪之路—論《空洞的十字架》中死刑的空洞

一、前言

在《空洞的十字架》裡，作者透過經歷女兒遇害身亡的夫婦—中原道正和小夜子，致力於讓殺人犯得到應有的判決的過程中，隨著一個個的故事、不同人的思想，探討是否該廢除死刑這複雜又難解的問題。讀者跟著中原道正的腳步，對死刑有了不同層次的感想，尤其是在仁科史也的過錯曝光之時，讀者對於死刑的肯定也受到了動搖。

上述小說情節促使我進一步思考，作者透過這種劇情走向想傳達的是什麼？而每個加害者又用了何種方式贖罪呢？

二、故事情節與讀者心境的改變

(一) 中原夫婦女兒被殺害—被害者立場

在本書中第一個發生的殺人案件，也是促成所有後續發展的契機。在小夜子外出的短短兩小時裡獨自留在家中的八歲女兒愛美，被闖入家中的強盜蛭川殘忍的勒斃。事件最後以被告判處死刑作結，中原夫婦走不出喪女的悲傷而決定離婚。小夜子在這之後成為了自由撰稿人，致力於反對廢死。

在這個案件裡，中原道正站在被害者的立場，也讓讀者以被害者的角度看這個事件。在此案件中有三個很重要的要素

1. 完全無辜的被害者：

一名沒有犯下任何過錯的小女孩，只因為幾萬日圓的現金就被殺害，而隨之而來的是一個美好家庭的破碎。

2. 毫無悔意的兇手

「他雙手掐住女孩的脖子，她扭動著身體，但不久就不動了。蛭川從玄關逃走，來到大馬路上，看到一家牛丼店。她走了進去點了一碗，當牛丼送上來時，他狼吞虎嚥吃了起來，幾乎忘記了前一刻掐死了一名女孩—」¹

3. 逃避刑罰的虛假懺悔

¹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年），頁47。

「被告有悔改之意、有教化可能、不是預謀犯案、有值得同情之處。法官似乎千方百計為避免做出死刑判決找藉口。」²

文本中利用法官在審判過程中對加害者不合理的偏袒，使讀者產生「兇手必須被判死刑」的渴望和急切。

作者利用這些要素架構了一個會讓讀者替書中主角打抱不平的故事，讓讀者深深相信死刑的必要性。也因此，大部分的讀者看完這個故事後應該都會支持小夜子的想法且反對廢死。

(二) 小夜子遭殺害—善惡模糊的加害者面貌

中原道正的前妻小夜子遭刺殺身亡，兇嫌町村作造自首並宣稱是隨機強盜殺人。看似與女兒愛美的案件是同樣的套路，其實兇手另有隱情。

兇手町村作造是一名無業、好賭且棄妻女於不顧的中年男子，完全符合世俗眼光的惡。然而，他犯案的動機卻是為了袒護女婿仁科史也。小夜子無意間發現了仁科年少時所犯下的罪行，並要求仁科去自首。町村不惜成為殺人犯也要守護女兒的幸福，因此他殺害了小夜子，並且為了隱藏女婿的秘密而佯稱是隨機強盜殺人。

作者刻意營造了這樣一個複雜的角色和情節，讓讀者了解到「加害者並非絕對的惡」這個概念。

殺人這個邪惡且自私的行為，竟然可以是父愛的體現。這個安排讓讀者對善惡的定義變得模糊，對於死刑的意義也開始產生疑惑。

殺人是町村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刑罰是他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在閱讀完這個故事後，死刑在讀者心裡的重要性開始動搖。

(三) 仁科史也和井口沙織的過去—被害和加害者立場混淆

仁科史也和井口沙織在高中時期是一對情侶，但兩人偷嘗禁果後沙織意外地懷了孕。害怕面對現實的沙織不斷拖延，向仁科坦誠時已錯過了適合墮胎的時機。兩人決定瞞著周遭的人把孩子生下，並在悶死孩子後將他埋在青木原樹海。

這個案件最大的特點就是兩人複雜的立場。他們身兼受害者家屬和加害者的身分，遺族的悲傷和加害者的罪惡感互相拉扯，讓他們很難走出這個案件的陰霾。

²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年），頁44。

縱使是無辜的小生命，他們的孩子卻可能會毀了他們的一生。在這個案件裡，讀者得以了解加害者的痛苦和為難，也更加無法斷言死刑是有意義的懲罰。

在這個案件裡，兩人所懷揣的巨大的罪惡感是與前兩個案件最不同的地方。也因為這份罪惡感，作者利用這份罪惡感帶給他們的影響、以及他們為了贖罪所付出的行動，讓讀者看到了死刑以外的償還方式。

三、 加害者的贖罪

（一）最低程度的贖罪—蛭川和男

蛭川是三個案件裡唯一已經被處以死刑的被告，而死刑也是他唯一的贖罪，但很明顯地，中原跟夜子並沒有得到救贖。

在這個案件裡，死刑扮演著很矛盾的角色。矛盾的地方在於，即使死刑執行了，中原夫婦也沒有得到救贖，因為蛭川並沒有真正的反省。他沒有意識到他的行為帶給中原一家人多大的傷害，也並未後悔自己的所作所為，這是死刑的空洞無力。

但是在愛美的案件之前，其實蛭川就已經因強盜殺人案被判處無期徒刑。要是當初蛭川就被判處死刑，他就沒辦法在假釋期間再度犯案。

「只要殺人就判處死刑——這麼做的最大好處，就是這個凶手再也無法殺其他人。」³

「俗話常說，「殺人償命」，但對遺族來說兇手的死根本不是「償還」，只是走出傷痛這條漫漫長路上的某一站。而已即使過了那一站，也不知道自己該克服什麼、走向哪裡，才能夠得到幸福。但如果連這種為數不多的歇腳站也被奪走，遺族到底該怎麼辦？」⁴

上述兩段引文皆為小夜子在投入反對廢死的運動後所發表的言論。可以看出死刑並不足以帶給遺族救贖，而只是走出傷痛的某一站。但是若蛭川當初就被判處死刑，愛美這起命案也就不會發生。這證明了死刑僅僅是在面對蛭川這種沒有道德良知且不知悔改的人時，所設下的最低程度的贖罪。

（二）犯罪即贖罪—町村作造

「在花惠的記憶裡，從來不記得的父親曾認真工作。他不是躺著看電視，就是去打小鋼珠，或是去喝酒。他不去工作賺錢，還整天玩女人。母親之

³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年），頁149。

⁴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年），頁133。

所以沒有提出離婚，是因為擔心別人會用有色眼光看待在單親家庭成長的女兒。」⁵

在文本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町村是個從未負起家庭責任的男人，而且與女兒花惠的關係交惡。然而殺害小夜子的行為，諷刺的就是他給花惠最初也是最後的父愛，也是他對於未盡家庭責任的贖罪。

在這樣的一個案件裡，死刑的意義並不大，甚至死刑已是加害者所考慮並接受的結果。而這也呼應了小夜子採訪蛭川的辯護律師一平井律師時，他所說的話：

「我質疑死刑，是因為我認為死刑無法解決任何問題。假設有兩起完全不同的案件，遺族也不一樣，結論卻一樣，都是簡單的一句死刑。我認為不同的事件，應該有各種不同的、更符合每起案件的結局。」⁶

（三）消極的贖罪—井口沙織

「她發現自己只配吃偷來的食物，為此進了兩次監獄，但並不覺得自己會改邪歸正。」⁷

井口沙織在殺害自己的孩子後，染上了偷竊癮，並因此多次入獄，也因為如此與對竊癮產生興趣而決定採訪患者的小夜子有了接觸。面對同樣體會過喪子之痛的小夜子，井口透漏了自己的過去，也因此有了第二個事件。

不同於一般的透竊癖是對偷竊行為成癮，她的情況是藉由偷竊來自虐。從這段文本內容可看出井口藉由貶低和糟蹋自己，讓罪惡感得到舒緩，卻也因此成癮，讓自己陷入困境。

雖然是跟仁科一起犯下的罪，但相較身為男性的仁科，她有著更切實地因懷孕和生產而產生的生理變化，使得罪惡感更強烈的吞噬著她：

「她把紅色智慧型手機丟在床上，毛毯是紅色，枕頭也是紅色。電磁爐上的紅色水壺開始冒著熱氣，井口沙織關了火，將熱水倒進放了紅茶茶包的紅色馬克杯。」⁸

同時，處於較不利社會地位的井口沙織，例如女性和單親家庭等等身分，使得她只能走向這種自我墮落的贖罪之路。

（四）彌補空洞的贖罪—仁科史也

⁵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年），頁111。

⁶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年），頁135。

⁷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年），頁120。

⁸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年），頁235。

「我從來沒有忘記那件事，隨時都在腦袋中，整天在思考如何才能彌補。之所以會進入小兒科，就是希望能夠多拯救一個即將消失的小生命。」⁹

懷著和井口同樣的罪惡感，兩人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不同於井口的自我墮落，仁科選擇精進自己並以實際的付出來贖罪。本就處於有利社會地位的他活用了自己的優勢，實際地作出了彌補。

他甚至拯救了遭受結婚詐欺，被男人騙光錢還懷了孕而走投無路，準備在青木原裡自殺的花惠。他的幫助對當時的花惠來說絕對稱得上是奇蹟。

縱使他沒有接受法律制裁，他為了贖罪所付出的行動已給周遭帶來了巨大的改變和影響：

「他不辭辛勞的拯救一個又一個的小生命，即使這樣，仍然說他沒有付出任何代價，沒有做任何彌補嗎？有多少被關進監獄的人根本沒有反省，這種人背負的十字架或許很空洞，但我先生背負的十字架絕對不一樣。那是很沉重、很沉重，如山一般的十字架。」¹⁰

就像花惠說的，相較於被動地接受刑罰的人，仁科所背負的是如山一般沉重的十字架。他沒有接受法律制裁，卻有更多人因為他得到救贖。如果生命能夠量化，那他所做的彌補早已超過他所犯下的罪。

四、 結論

贖罪在字典上的解釋是「以金錢、物質或實際行動來抵銷自己所犯下的過錯。」

蛭川和男直到最後都不知悔改，他不重視自己的他人性命的價值，即使判處死刑他也不痛不癢。即使死刑奪走了這種人的生命，也不足以彌補他的罪。

町村作造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殺人，即便他是為了守護自己的女兒和報答女婿，仍無法否認他的行為非常的自私。死刑就像一個強加的休止符，將這起案件粗暴的結束，卻並未讓遺族的悲傷得到彌補。

井口沙織沉浸在罪惡感裡與其共生，甚至對罪惡感產生了依賴。即便她確實為自己的錯誤反省且後悔，卻未付出實際行動彌補。

仁科史也將罪惡感化為實際行動，對周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即使仁科都還未原諒自己，身邊卻有著像花惠這樣支持著他的人存在。加害者真心悔過且為了彌補而做出實際行動，這種發自內心的反省是空洞的法律所做不到的。

⁹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年），頁282。

¹⁰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年），頁299。

而這也呼應了本書封面巧妙的設計：一個挖空的十字架裡頭，是仁科和井口埋下嬰孩的青木原樹海。象徵著兩人的罪惡感，也是填補死刑這空洞十字架的關鍵。

五、參考書目

1.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年）。

